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2010年7月,统管电视业的高层人士批评该节目导向不正确,人们担心我会受到打击,我说我本来就是电视票友,节目好玩就继续做,节目不好玩我就专心教书。对很多朋友的关爱,在此一并致谢,可惜一个“谢”字太轻,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

作为一名“送奶工”,我一生的力量与激情源于两点:一是我对这门学

06 感谢关爱

问的热爱,二是学员、读者和观众对我的认可。下面的这段来信,让我有力量去输送更多的奶。我注定会在送奶的路上不断前行,直至有一天幸福地倒在这条路上。

乐老师:

没有浅薄的现实,只有浅薄的看客。如今这句话真像恐怖的谶言。还是那句话,是看客深度不够,而不能责怪演绎之人。我有时的确不能理解,如果说《非诚勿扰》倡导了不正确的婚恋观,那么那些至今还堂而皇之出现在荧幕上的《购物街》《超市大赢家》,算不算极大地鼓励了不劳而获的人呢?

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,或许大多数人都忽略了:往往看似真实的东西,其实充满着虚伪;而那些穿着娱乐外衣、严肃的深层次的文化盛宴,常常被人误读。这其中原因复杂,很重要的一点是,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,然后不加思考地做出判断。

太多的时候,人们会被自己的眼睛所蒙蔽。真实和虚假,其实并不能够简单评说。看到了娱乐和喜剧,就认为节目低俗;看到了拜金和谄媚,就认为倡导了错误的理念;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巧合,就认为是事先安排。殊不知,就算普通人上了电视,都会有一定的不自

然,毕竟那是一个公众平台。

一些本来动机很单纯的嘉宾,在发现了触电背后潜在的巨大利益时,会有改变初衷的可能,但这和节目本身完全没有关系。大家都看到了,这个舞台将各种人齐聚的同时,也在尽其所能,为人们擦亮眼睛。

我能够想象您现在内心的无奈,我很想告诉您,对所有交友类节目的整顿是一件幸事。如果说这个节目最终难逃被裁减的命运,那么或许放弃会是一种明智的选择,否则被取消的东西才会真正沦为无聊、庸俗的纯娱乐。但对于我来说,绝对不会因为节目被抨击而人云亦云。道路越是艰难,我越会走下去。

小欣

我从来没离开过我熟悉的讲台,也永远不会,即使我失声的那天到来,我也要用眼睛注视着人们在那里分享和碰撞,那是我的心灵与其他灵魂交会的神圣之地。但对于电视,我始终是个外行,我有胆走到如今,全凭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虽然电视无法像讲台那样让我尽抒己见,但至少我知道,我在这儿还可以为大家做些事情。是《非诚勿扰》让我开始了在电视上与不同灵魂的碰撞。

下面有些小段子,都是我在参加节目录制的前两年记录下来的有趣的

东西,现在我把它汇总起来,从中可以了解我那时的一些想法。我们常因自己一时的小机智兴奋无比,在这些小机智出现的瞬间如果不记录下来,可能很快就忘了,但记录下来过段时间再反省,就会发现每个善恶背后都隐藏着人性的弱点,那些明星大腕也曾有过不快。

1.不少从北京、东北、天津来的男人,都喜欢说自己是“爷们儿”,似乎不这么说,自己就不是男人,更有一些人,特意强调自己是“纯爷们儿”,这是给南方男人潜意识的下马威。这些男人大概以为人在北方就是爷们儿,身体魁梧就是爷们儿,说话大大咧咧就是爷们儿,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就是爷们儿,做事豪爽就是爷们儿。其实,敢于担当才是爷们儿。我提出对“爷们儿”的语意联想,只想表达对那些内心毫不“爷们儿”,但自称“爷们儿”者的不屑。

2.有个女生问男生:“你愿意帮我买卫生巾吗?”男孩极其羞涩地说:“我愿意。”女生说:“嗯,你是个勇敢的人,我也是,很好。”我对男孩说:“你傻了,你应该马上说,我愿意,那你愿意帮我买安全套吗?”此话一出全场响起掌声,民众很喜欢这种大俗的话题,可惜播出时全被剪掉了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“谁偷?家里都锁得好好的,谁偷?”春梅问。

老太太煞有介事地说:“敌人会派特务来的,我们都要小心。”

“什么?妈你说什么?”

“帝国主义会派特务来。”老太太重复道。

老年痴呆?春梅脑海里忽然飘过这四个字。她不敢确定,但觉得恐慌。

春梅觉得房间里闷极了。她去开窗,却发现窗户的把手上锁着一把大

17 亲家来了

锁,再看窗前的大写字桌,也都上了锁。她问:“妈!你上这么多锁干吗?”老太太不说话,在外面看电视。春梅的脑子有些乱,她赶紧给倪伟强打电话,可伟强说自己还在做实验,等会儿才能回来。春梅无奈给二琥打手机,问老太太下午有没有什么不正常。

二琥说:“很正常,还批评我来着。”这让春梅更迷惑了。

二琥回到家,推门就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人。她没看清楚,还以为是平常在一起打麻将的朱姐来叫她去玩呢。二琥心里嘀咕,怎么都这个点儿了还到家来叫人,老倪又该叨叨了。哪知走近了,那人忽然站起来:“亲家回来了啊。”浓重的南方口音。二琥恍然大悟,哦,红艳的老娘来了,忙了一天倒把这事儿忘了。

二琥不冷不热,客客气气地说:“哎呀,是亲家,坐,坐。”

红艳从厨房走出来,手里端着一盘红果,鲜嫩水亮的。二琥立刻有点不高兴,红艳嫁到他们家来,从来也没见她拿过水果给自己吃,老娘来了,待遇就瞬间提高了。

“亲家,这是我带的红果,你尝尝。”红艳她妈孙庆芬说。

“不了不了,我牙不好,怕酸,怕酸。”

“这果子不酸,甜着呢。”庆芬说。

二琥与孙庆芬客气了一会儿,就回

卧室看电视,看了一会儿,又从门缝里伸头出来大喊:“俊俊!”红艳回答说俊俊跟他爸去遛弯儿了,一会儿就回来。

红艳自然感觉到了婆婆的热情中的冷淡。这是她在北京的家,但归根到底,这里不是自己的家,她成了倪家的一分子。如今,妈的到来就像一个不和谐的分子,妄图闯入一个完整的细胞里,理所当然要受到排斥。她只能忍耐,因为她自己也是寄人篱下。

红艳和她妈并排坐在卧室沙发上。红艳问:“叔现在怎么样?”

她嘴里的叔其实是她的继父。她生父去世后,母亲带着她改嫁。在走出小城之前,红艳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继父年纪要比她母亲大许多,有个儿子,但在她母亲与叔结婚后,那个儿子就结婚了,搬出去单过。所以这些年她跟那位哥哥也没有多少来往。

“还是那样,最近血压有点高。”庆芬表情平静,对于婚姻这些年她的体会就是忍受。

“那要注意了,多吃素菜。”红艳道。

“现在一个星期只有一顿荤了,还要加强锻炼。”庆芬摸了一下红艳的脸说,“在这边是不是伙食不好?怎么好像比上次又瘦了。”

红艳说:“估计工作太忙了。”红艳忙着给她妈找羽绒衣,说是夏天打折的时候买的,冬天可以穿。可一时半会儿又想起来放在哪里,只好翻箱倒柜去

找。庆芬劝说不要找了。红艳也不听,庆芬只好在一边帮忙。

倪伟民有个好习惯,每天晚饭后他都喜欢出去,在家旁边的小公园里走走。他相信一句俗语:饭后百步走,活到九十九。这天孙庆芬到家里来,吃了饭,伟民就叫上倪俊跟他一起去遛弯儿。一来给红艳母女一些空间单独说话,二来他也有话跟倪俊说。

在健身器材上,老倪悠着腿。

“准备什么时候找工作?”老倪压低声音,在倪俊面前,他始终保持着父亲的权威。

“一直在找。”倪俊皱着眉,从健身器材上下来,显得很不耐烦。

“什么时候能找到?”

倪俊说:“这我哪能决定,我愿意去,也得人家肯要啊。”

老倪道:“早知道这样,就应该找到工作后再辞职。”

“我不跟你说,你不懂。”倪俊低着头。

“一个男人,基本的生活费都赚不到,凭什么娶妻生子!”

“你不也是一样!我要有个有钱的爸,也不至于混成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“啪!”一个耳光打在倪俊脸上,火辣辣地疼。倪俊一动不动,从小到大,无论老倪怎么打,倪俊都不会躲闪,更不会哭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